

说，“当时我只想拼命工作，把学校管理好，没收过一针一线，也从没想过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”

1999年，侯新华36岁，这一年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，他被任命为怒江州副州长，成为一名厅级干部。当时的他可谓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：云南省傈僳族中第一个在省级机关成为正处级干部的、第一个进入厅级干部序列的——这让他充满了自信。当时，某上级领导找他谈话提出两点希望：一是在工作、生活中要把持住自己，二是保持低调，抵抗各种各样的诱惑，不要辜负组织的希望。“当时觉得做到这些轻而易举。现在想来，‘糖衣炮弹’腐蚀的就是这些不以为然。”他说。

事实证明，对于“糖衣炮弹”的进攻，侯新华并没有做好准备。在担任怒江州副州长期间，他收到了第一个红包。“有一年过节，有个分管部门的同志送给我2000元钱，当时我坚决拒绝了。他很尴尬地说：‘州长您这是在为难我啊，其他分管领导也都送了，如果您不收，别人知道了会说我送个过节祝福还一碗水端不平，以后如何工作？’”侯新华说，当晚这名同志迟迟不离开，最终侯新华也不想继续尴尬下去，更不愿因回绝而影响同事感情失去支持，所以就收下了。

当时，侯新华一个月的工资才1300元钱，2000元的红包让他心里很忐忑，纠结了很久。但之后，他发现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，于是变得心安理得，欲望之门就此打开了。

随着职务的升迁，送红包的人员范围大了，礼金数额也越来越大。他也曾想过让对方拿回去，但因对方没有提出请求，只是希望认识一下，他就“笑纳”了。“这种交往方式，看似没有求助，但实际上是放长线钓大鱼，时间隔得长了，礼收得多了，之后再提要求就难以拒绝了。”

从最初当一名司机的梦想，到收下第一个红包，侯新华经历相对简单。小时候虽然生活艰苦，但顺利考入大学，没受过大的挫折；之后历经不同岗位，但没在基层吃过苦；仕途平稳坦荡，职位越升越高。这顺利的一切，反而让他瞻前顾后，患得患失，对于收礼受贿产生了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心理。

“当初要拒绝就该拒绝到底，不应左右为难，正是这种扭捏害了我。”侯新华悔悟道。

### 丢盔卸甲：遭遇人生“滑铁卢”——从老板的“老大哥”到商人的“囊中物”

一念收敛，则万善来同；一念放恣，则百邪乘衅。

在怒江州当地很多老板眼中，侯新华是讲义气、重感情的“老大哥”——只要不太麻烦，他都会动用自己的权力帮忙沟通、联系。心安理得，是侯新华经常提及的一个词，意思是“自信事情做得合理，心里很坦然”。

“我帮他们打招呼，事后很多老板也会对我表示感谢，我觉得心安理得，毕竟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”；

“绝大部分商人都是纯粹的利益关系，他们给我送钱，我帮他们办事，这种礼尚往来也并不违背什么”；

“这是双赢之举，既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，也帮助了别人，成全了自己‘地方父母官’的美名”……

他不但不悬崖勒马及时收手，反而自我安慰寻找理由，直至肆无忌惮。收受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回扣359万余元；收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所送存有215万元银行卡一张以及人民币现金64.8万元；收受某房地产公司所送钱物合计139万余元；收受某矿石老板所送象牙工艺品2支；收受豹子皮一

张……翻开侯新华案件的卷宗，一组组记录让人触目惊心，这些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事实，难道就是侯新华口中的礼尚往来，让他心安理得？

事实上，彼时的侯新华已经在权钱交易的泥淖里越陷越深，迷了双眼。而楚雄州的另一些商人使出的“围猎”术，更是让其着了道，无法自拔。

“以往打交道的商人多数是直接请我帮忙，帮忙后再作出表示。忙帮完了，大家各取所需，合作也就结束了。但他们则是更多的与我聊之前的项目、各种趣事、吃喝玩乐，仿佛只是想与我关系更近一些，其他的事情从来不提。”提到这些老板，侯新华悔恨地说，他本想将争取来的这些商人投资做成人生中最大政绩，却成了最大的败笔。

回想他们“围猎”的全过程，其间侯新华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圈套。然而，他在矛盾中不断进进退退，一边犯错和害怕，一边心安理得安慰自己“那都不会是问题”。

“漫不经心的交往中，打探我的各种信息，便于投我所好”“让我感觉自己是他们利益集团中的一员，为他们奔走”“母亲在省城做手术，我连秘书长都没有告诉，但这些商人凭借他们特有的‘嗅觉’，竟然打听到了，到宾馆看望、送上了两万元钱”……

“围猎”时，这些商人会让多名女老板与侯新华接触。“与这种儒雅气质的美女老板交谈，软依细语，十分悦耳，令我感到心旷神怡。难怪古代文人墨客身边常有几名红粉知己。”就这样，侯新华在灯红酒绿之间将纪律和规矩抛之脑后，一次次倒在了温柔乡……

之后这些“老板”提出请求，希望在项目推进方面得到支持。侯新华便不顾实际，强行推动下属县市与该企业项目合作。“当时几个县曾对项